

介绍一门新兴学科——人体科学

盛祖嘉

(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

[摘要] 人体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虽然特异功能实验的重复性有时欠佳,虽然它所研究的现象目前还无法解释,但是它们决非魔术。人体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新的突破。

继人体科学学会的正式成立,酝酿已久的《中国人体科学》杂志也已公开发行,这意味着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这一学科有两个不寻常的方面:首先,它的内涵和它的名称不尽相符。顾名思义,它应包括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等内容,可是并不。实际上它所涉及的只是一些不常见的人体生理功能,即常说的特异功能;其次,由于它所研究的内容的特殊性,目前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一部分人认为特异功能是魔术;魔术当然不是自然科学。这里我将用亲身体来说明特异功能并非魔术;(1)魔术师的“特异功能”是通过技巧训练获得的,而一部分特异功能者不经训练便具有某些天生的特异功能,这些特异功能甚至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¹⁾; (2)许多特异功能者的特异功能是通过训练得到的,不过这种训练完全不同于魔术师的技巧训练,所以往往称为诱发。例如在复旦大学物理系所进行的实验中,特异功能者都是一些普通的年轻女子,她们经过短期训练后能在不接触胶卷匣的情况下把装在匣中的火柴棒折断。难道她们被训练得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偷偷地打开匣子,把火柴折断,又把匣子盖上吗?可是要知道在训练过程中她们不一定接触胶卷匣,更不必接触火柴棒,训练主要是限于意念;(3)魔术师的道具都是他自己准备的,而在上述实验中道具由我提供,火柴棒由我做上标记后放入匣中。而且在实验过程中我和特异功能者始终静坐着,没有一人离开过现场;(4)魔术师的表演从不失败,而特异功能者的实验却不一定成功。折断火柴棒的实验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有时一部分人成功另一部分人不成功。又如在我家中进行的几次思维传感实验是这样的:由我临时写三个不同的三位数分别交给三位特异功能者(在场没有第五个人,而且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场),由她们通过思维把信息传向一两公里外的复旦大学物理系实验室中的三位特异功能者,她们把接收到的信息告知始终在旁的一位老师,由他当即通过电话告诉我这三个数是什么。一次实验三个数全对了,一次实验部分对了,两次实验全部错了。在这样的实验中弄虚作假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退一步讲,说这是魔术,那么为什么并不每一次都成功呢?难道这是由于魔术手法低劣,或者故意使它并不每次都成功以区别于魔术而取信于我?更有甚者,在折断火柴棒的实验中,当宣布实验成功者有奖时实验并不一定成功,相反,有时并未宣布成功者有奖而实验却成功了。这难道又是有意的安排吗?或者说这些都称不上实验验证?不过常识的作用不容低估。试问许多普通年轻女子经过短期训练以后能做到恐怕高明的魔术师都难以做到的事,而

训练她们的是一位普通的物理学教师,他自己没有学过魔术,对她们的训练又限于意念而不是技巧,这样训练出来的将是魔术师还是特异功能者呢?通过常识判断不难作出合理答案。

或问,科学实验贵在可重复性。如上所述,特异功能实验这样缺乏重复性,能认为是科学实验吗?有时把实验不成功解释为特异功能者情绪不佳的缘故,这不是谎言掩饰吗?有时又把实验不成功说成是因为参观者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这不是“信则灵”吗?可是要知道在特异功能实验中他既是实验者又是被实验者。在条件反射实验中一个人的突然出现可以使狗的条件反射失灵。狗尤如此,何况是人。条件反射如此,更何况微妙的特异功能。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总体上已知的特异功能都是可重复的,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实验室中、不同特异功能者身上得到重复。就以思维传感来讲,去年暑假中的一次实验,在上海和常州或泰兴间的传感5次中有4次完全成功。关于折断火柴棒这一类实验,我在昆明一所小学里也看到了由大约10个经过训练的小学生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实验,所不同的是所折断的是粉笔而不是火柴棒。

也许有人说,他亲自发现某一特异功能者弄虚作假。我不能保证没有人作假,特别是在受到奖励或压力的情况下。但是只要有一次在无法作假的情况下得到难以用偶然性来解释的结果(就象前面所说的思维传感实验的例子,如果说是猜中的话,它的成功机率是 10^{-9} ,即十亿分之一),那么这便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更何况特异功能现象确是可重复的,而且现在特异功能已经能够相当普遍地经诱发而出现。因此可以设想特异功能是普遍存在的潜在的生理功能。如果确是这样,它就更值得研究。如果确是这样,人体特异功能这一名词或许应该改为人体潜在功能,这样也可以减少由名词带来的神秘感。

最后,或许有人会问,即使这些现象不是魔术师所创造的“奇迹”,可是它们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与现代科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格格不入,难道能称为科学吗?其实自然科学中的重要突破往往经历一个难以被接受的过程。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曾遭受非难,摩尔根学派遗传学曾被斥为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而且“历史上许多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恰恰是以‘反常’的经验事实的发现为先导的。黑体辐射能量分布在理论解释上的困难和迈克耳逊-莫雷‘以太漂移实验’的否定结果对于19世纪末以前的经典物理学来说都是这样的‘反常’事件”(摘自《中国人体科学》创刊号第9页)。对于新事物的争论是不足为奇的。是非曲直历史将会作出结论。关于遗传学的争论国内外已有一些科学史学者正在进行研究。今天对于特异功能的争论又将为若干年后科学史家们提供宝贵的资料。

或许有人还会说,即使承认特异功能并非魔术,即使承认目前对这些现象无法解释并不足以否定这些事实,然而许多事实堆砌在一起能说是一门学科吗?确实,许多现象用理论贯穿起来才能称得上一门学科。在这意义上不妨认为人体科学虽已诞生,可是还没有成熟。不过应该看到,经过不下十年的契而不舍的工作,已经在眼花缭乱的现象中发现了一些规律。举例来说,在特异功能认字实验中曾发现认字过程中前额出现一个“屏幕”,所要认的字出现在“屏幕”上面⁽²⁾。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发现这种屏幕效应不限于认字,在特异致动、特异书写、思想传感等特异功能实现过程中都有这种屏幕效应(邵来圣,未发表)。又例如在思维传感实验中经过多次实验,发现信息传递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信息传送者和信息接收者的前额都出现“屏幕”。发现“屏幕”的出现或是几乎同时的,或是传送者出现在先而接收者出现在后,可是决不会接收者出现在先而传送者出现在后;还发现在短距离(例如100公尺)的思维传感中信息传送者和接收者的“屏幕”出现的时间相差大约10秒到2分钟,而在长距离(例如200公里)的思维传感中则“屏幕”出现时间相差决不

是那么短(邵来圣等,未发表)。可以深信,通过不断的探索将会认识更多的规律,而且终于将会在特异功能的原理方面有所阐明。到这一天人体科学长大成人了。目前它还是一个婴儿,我们能对一个婴儿要求什么呢?如果希望它长大成材,只有今天好生抚养。

那么人体科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呢?目前国内从事于人体科学研究的人多数原来是学物理学的。这或许是因为许多特异功能现象都无法纳入现在的物理学框架,并令他们迷惑不解:空间障碍似乎不再存在;物体已经不存在了,而它的信息却似乎可以残留,等等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发现不冲击着物理学中的传统观念。因此某些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学中的新的突破可能将出现在人体科学研究中。然而这些现象都是在人的参与下出现的,而且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是在人脑活动参与下出现的。不少科学家早已指出生命科学中最后被攻克的堡垒将是人脑的奥秘。既然特异功能是在人脑参与下出现的现象,那么对于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必将有利于对人脑的了解。如此说来,生命科学中的新的突破可能也将出现在人体科学研究中。

人体科学是一门难以取得承认的学科,又是一门十分艰难的学科,而且更是一门容易受到干扰的学科。特异功能的训练在形式上十分简单,主要是默念。以非眼认字来说,通过默念,前额会出现“屏幕”,要求认识的字就出现在“屏幕”上。佛教的修行离不开静坐默念,或许在这过程中也出现“屏幕”,而“屏幕”上出现的景象被误解为成仙得道。于是特异功能便被蒙上迷信色彩,甚至可能有人借此招摇撞骗。此外,特异功能和内气功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两者都是内省的结果。气功是祖国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针灸一样有可贵的实践经验。可是在久远的岁月中气功发展成为无数流派,又难免良莠不齐。

即使并非出于不良的动机,一些带有神秘化、宗教化倾向的刊物也可能对人体科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凡此种种都会使一些严肃的科学家对人体科学产生怀疑,产生反感,产生戒心或望而却步。但是如果它确是一门值得为之献身的学科,那么就不应该因噎废食。一本严肃的人体科学杂志因此更显得重要了。

知识就是力量。人体科学将有一天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产生难以预见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宋孔智,周亮忠,李向高,对一例不可控特异功能人定向诱导的观察结果,人体特异功能研究,1989.2,59—62。
[2] 邵来圣,朱怡怡,人体特异功能的征象——屏幕效应,人体特异功能研究,1989.2,77—78。

INTRODUCING A NEW BRANCH OF SCIENCE —SCIENCE OF THE HUMAN BODY

Sheng Zujia

(Institute of Genetic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Science of the human body is a new branch of natural scienc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repetitiveness of experiments in this field may not be comparable to other branches of science. Nevertheless, it is certainly not magic. In fac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may bring to us new break through in physics and life science.